

三代人的军工梦

□ 刘卿

时光荏苒,今年已经是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建厂第65个年头了。我与现今厂里很多人一样,是正儿八经的“厂三代”,和工厂有着深厚的感情,因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是我的父辈、祖辈抛洒热血与汗水的地方,也是我为之而奋斗的地方。

我的爷爷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,生在山东,长在辽宁。1965年,全国号召支援三线建设,号召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到“祖国最需要的地方”。身为鞍山钢铁厂的劳模,身为共产党员,我的爷爷第一个报了名。他说:“我是党员,我不去谁去!”是的,我的爷爷就是这样一位把入党誓词刻进骨子里的人。那年,爷爷27岁。

1965年6月,爷爷奶奶带着我的爸爸离乡背井,从辽宁来到湖北,进入了武汉重工,一直干到退休。爷爷一辈子都是老实本分的人,在岗位上苦练技术,学习本领,在那个艰苦的年代,乐观而无私地贡献着他的智慧和汗水,为工厂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后来,爷爷也时常和我说起他的“重工情怀”。

1979年,爸爸也到了参加工作的年龄了,在爷爷的熏陶下,他也成了一名重工人。那年,爸爸19岁。不管是团委书记,还是本职岗位,爸爸都兢兢业业地干着。

那时,与全国各大三线厂一样,武汉重工独立于城市风景之外。学校、医院、招待所、派出所、电视台、俱乐部一应俱全。我的爸爸、妈妈还有我自己都曾经在武汉重工子弟学校上学。2011年,作为子弟,我考进了武汉重工。还记得那年面试的时候,面试官问我为什么要进厂,我说:“因为情怀,我的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和几乎所有亲戚都是武汉重工的。说句玩笑话,我流着武汉重工的血。”于是,我也顺理成章成为“厂三代”。2012年,完成一系列理论培训后,我进入了热电厂,成了输煤工。爷爷说,当年的热电厂是他和同事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,所以我对热电厂有着特殊的归属感。虽然说输煤是个环境很艰苦、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,但我依然乐此不疲地干着。每次回爷爷家,爷爷都会问我厂里现在发展得好不好,热电厂还在不在……一次和爷爷聊天,爷爷问我“能不能回去看看”。爷爷的愿望就是再回到武汉重工,看看他曾经奋斗过的地方。但是,直到2022年,疫情带走了爷爷,他的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,同时也成了我的遗憾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爸爸妈妈和长辈们都退休了。我也通过竞聘到了党群工作部,成为一名党群干事,负责公司宣传工作。新的岗位,新的挑战,要想把工作做好,加班加点很正常。每当工作中碰到难题,我就会想到祖辈父辈们,他们将一生都献给了这个他们共同热爱的工作。我就对自己说:“我有责任做好第三代重工人,将这根接力棒接好。”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,如今的厂房宽敞明亮、整齐干净;先进的机器设备让生产制造变得便捷;众多高技能人才推动公司技术创新创效,但初心未变,我们依然以同样的热情与汗水为武汉重工的明天奋斗着。

承接这份传承,是使命,也是责任。明天的武汉重工承载着许许多多为之奋斗过的前辈们、祖辈们、父辈们的希冀,会越来越好,我们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打造企业更加美好的未来。下一个征程,我们新一代的重工人,定会不负所望奋勇向前,传承军工报国、军工强国使命,接续奋斗逐梦船舶精神,谱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新诗篇。

[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]

秋天的晚宴

□ 许俊艳

当秋天行走世界的时候
它总是秀色可餐
黄叶已盛满大地的大部分宽盘
串在树上的片片青黄还未熟透
斜阳正举着火盘全力烤制
几只鸟在树枝上飞来飞去
试图为烤制过程增添动感的音乐

秋天的晚宴一定非常丰盛
月亮和昆虫早已蠢蠢欲动

[山西平阳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]

船

□ 张瀚林

你问我,船是什么?
人来自群山,想征服江河海洋,
但人不能,人只能活在陆地。
于是船舶工人把山造在了海上。

你问我,船是什么?
河畔想要沙漠的矿,沙漠想要河畔的粮,
但他们不能,阻断他们的是千山万壑。
于是船舶工人把路铺到了海上。

你问我,船是什么?
深蓝边陲,来者的爪牙蠢蠢欲动,
但他们不能,坚船如利剑横于波涛之间!
船舶工人便是那铸剑的工匠!

你问我,船究竟是什么?
我会说,朋友,
我就是船,船就是我。

[广州文冲船舶修造有限公司]

重庆小面

□ 张勇

“一碗小面,二两刚好;三种味道,四方来要;五张凳子,六个人吃……”

——题记

路游九宫庙,恰逢小面节,几家小面展台都放置有小面人生宣传展板。

习惯了辉煌人生的讴歌,也直面过坎坷人生的磨难,唯独难喻小面人生的卑微。面对这蕴含哲学思辨又富生活气息的命题,恍然间,颇有“莫笑店窄挤客身,一条一丝总是情,日食小面三两碗,不辞长为渝州人”之感,尚未回神,恍然间,那真实、鲜香、热气腾腾的重庆小面之气扑面而来。

重庆,西南大都会,其繁华用软红香玉、九衢三市、层楼天街、花天锦地形容并不为过,但对于绝大多数重庆人而言,梁园佳好,难为我家,在他们心中认可的,最能代表重庆人市井生活、市民性格的还是街头巷尾的那一碗小面,小小二两,热烈实在、麻辣鲜香,尽显人生百味。

重庆的普通老百姓无论生活再艰辛,始终豁达乐观,命运多曲折,终究百折不挠。每天晨曦刚晓,二两小面下肚,父母、妻儿、责任、道义就沉甸甸地背负在身,奔波、打拼、哪怕是挣扎,重庆人永远昂首挺胸,阔步前行,在重庆人的生活词典里早已注解:生活的滋味,永远不止是糖甜蜜香,一帆风顺;更刻骨铭于酸甜苦辣尝尽,有情有义一生。难怪重庆人对这碗小面情有独钟,一往情深。

重庆小面以麻辣鲜香著称,几张条桌,些许木凳,方寸之地,支起锅灶;开起小面馆,招呼八方客。其经营方式多以夫妻或家庭成员搭档为主,无论闹市干道还是陋巷僻巷,小面馆在重庆是随处可见。但只有价格亲民、货真价实、味道巴适,过路客、回头客、老熟客才会川流不息,络绎不绝。

重庆小面,辣椒是魂、花椒是魄;半干面下锅,料头相伴;咸淡适宜,鲜香爽口。无论老幼,无论贵贱,虽众口难调,但在大师傅那变化莫测的调料手法中,总是让你心满意足。

重庆人钟爱麻辣,终应了那句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老话。自明末以来,巴渝人便好麻辣,《食物本草》曾说明:“辣椒消宿食、解结气、开胃口、辟邪恶、杀腥气诸毒;花椒也是散寒除湿、解郁结、暖腰膝的佳物。重庆两江交汇,雾浓湿重,药疗不如食补,再加麻辣入味,刻骨铭心,故重庆麻辣小面就成了重庆人骨子里的味道。

“老板,二两小面,多菜少面!”

“老板,小面三两,笋尖点,汤宽油重,快点哈!”

“老板,油辣子香,多加点,加个煎蛋!”

吆堂声此起彼伏,烟火气弥漫人间,每每此刻,总认为这才是最真实的重庆,这才是最本真的生活味道。

说来也怪,我最喜欢下班后,来到小区楼下的小面馆,来上二两小面。看着街道上匆匆回家的人们,望着远处亮闪闪的霓虹,还有街边吆喝小贩,这个时节,不会因生活的压力而感到疲惫,不会因远方的亲人而感到孤独,更不会因微薄的收入而感到羞涩……

小面人生,更是笑面人生!因为它——一碗小面,可以给我带来温暖,可以让我果腹,可以让我节约下多余的钱寄给远方的家人,更可以让我在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,以二两小面的能量,微笑着面对生活,去寻找希望的力量!

[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]

秋·思

秋风起,思绪绵长。
思过往,思家乡。
情不知所起,
随风而往。

杂放的书橱

□ 龙舟

这一辈子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几次换房,家里人跟着倒腾的好像都是书。

前不久,处理了市郊的一处房产,大部分家具、物品都暂时塞在现在居住的市区的房屋内,其中书的位置自然不可或缺。书房已不复存在,最大的书橱就安放在客厅和餐厅当中,像是在作隔断。这样也好——在必经之路,不必特意跑进书房,可以随时浏览到琳琅满目的书脊,实为赏心悦目。经过几番搬迁的浪淘沙,余存下来的都是有用和最爱,还有不舍。由于分门别类地整理书籍尚未摆上日程,书只是大致按高矮放置在里面,实为杂放。《柳河东集》与《西方艺术史》《苏德战争》比邻;《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简史》与《韩非子选》《李大钊传》并肩;《圣经故事》与《卡夫卡短篇小说选》《西行漫记》紧挨……不过这样也好,虽然增加了找书的难度;但增加了一种广度,偶尔还会有触类旁通之妙;同时,也有些许温馨。

这些书经过这么一阵子折腾,大都摆在明面上,闲暇翻阅一下,实在惬意,有时可以起到“温故而知新”的作用。有的书可能以前看过,此次翻腾出来,读着也蛮新鲜。一本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《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》,薄薄的,只有0.29元,我总是喜欢不时取出翻看、摩挲。重读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》,使我加深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。

一颗螺栓的分量

□ 冉璐

盛夏以澜,清秋将至。不如北方秋季的爽朗,南方的夏末初秋,始终闷热且令人烦躁。天空似被一层薄膜包裹着,就算时而捅破几个窟窿落点儿雨来,也依然无法带走残暑的余热。作为盛夏的代表,蝉依旧竭尽全力地“嘶吼”着,也许是想有个华丽的落幕吧,可这入秋之际,着实显得有些刺耳了。

穿着厚重的劳保鞋走在厂区内,没几步路便已满头大汗,进入车间后,又是一股热浪袭来。踏进门的一瞬间,我只想赶快完成自己的任务后“逃之夭夭”,但今天还得多留一会,得向我父亲打个招呼。

我的父亲冉光余是宜柴公司机加二厂的一名车工,从普通车床干到数控车床,这一干就是三十余年。从小,饭桌上常听父亲讲述工作中的点点滴滴,虽然大多数是充满神秘色彩的机械领域,但每当父亲满脸笑意地说今天成功地解决了某个难题之类的话语,那份喜悦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多年的耳濡目染下我也毅然决然加入了宜柴这个大家庭。但由于工作性质不同,入厂后我鲜有机会在工作中与父亲碰面,今天算是十分难得了。

默默地走近父亲的工位,看见他正在车床上忙碌着,似乎并未发现我的到来。我不忍打扰他,静静地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等候着。恍然间,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父亲工作时的模样。编程、对刀、攻丝……一套操作行云流水,熟练从容。等待成品产出的过程中,父亲终于发现了不远处的我,点头微笑,神态温和。我走上前去,看着父亲被汗水湿透的衣

书籍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,还承载着书籍主人某些特殊的记忆,如人的求学、就职、成绩等,勾起对往事的回忆。书橱中散放着《高等数学》《俄语》《电工学》《金属工艺学》《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》等,都很陈旧了,我却总是舍不得处理掉。因为这是几十年前自己读中专时的教科书。就读时,有一年我们门功课均为优良,只因体育课成绩是“及格”,结果与“优秀学生”评比失之交臂,为此而惋惜许久。20世纪70年代,由于我承担单位通讯报道工作写稿积极,报社奖励一本《鲁迅小说选》和一本《鲁迅诗歌散文选》,在当时出版物很少的情况下会同事羡慕不已。尽管现在笔者已经有多种版本的鲁迅著作,但这两本书却一直珍藏着。20世纪80年代,党和国家提倡干部“四化”,单位鼓励和选送一些搞管理的同志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,但须经过考试。记得参加报名和考试者有5人,最终考试合格入学的只有我一人。只是数理化这门课只考了55分,但那时规定55分为“合格”。考电大的复习材料和读电大的课本《国民经济计划概论》《自然科学概论》《形式逻辑》《写作通论》《文学概论》《应用写作》《中国近代史》等等,我也是保存至今。

藏书,似乎驻留着主人的体温和目光、遗存着岁月的风尘,甚是珍贵。

[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]

衫,不禁一阵心酸。我劝父亲歇会,吹吹风扇。他却说道:“待会吧,我再看看活。”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高难度工件,父亲不敢分心,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再常见不过的螺栓。我问父亲:“不就是螺栓嘛,这么驾轻就熟的活,还需要盯着看嘛。”

“是啊,螺栓虽然简单,但也不能出岔子呀,这是对产品负责,也是对自己负责。”父亲一边看着运转的车床一边答道。

听到父亲的一席话,我犹如醍醐灌顶,茅塞顿开,感觉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。三十多年,工作的环境设备在变,来来往往的人在变,可父亲那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没变,那份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没变。所谓心心专一艺,事事在一工,念念系一职。

父亲简单的几句话让我领悟到,即便是再小的、再熟悉不过的工作,也应当一丝不苟地对待。一颗螺栓的分量,不仅仅是加工时那消耗的数小时、一线工人辛勤劳动的见证,更是一个企业能力的体现与象征。于企业而言,正是因为有了员工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,才会生产出更高品质的产品,才会走上更广阔的舞台。如今,我也成为宜柴公司一颗小小的“螺栓”,也希望未来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绽放光彩。

踏出车间大门,忽然一阵清风吹来,拂过满是汗珠的脸颊,十分凉爽。蝉鸣声依然在,却少了几分刺耳,因为我知道,它的一生会一直坚守,为盛夏而鸣,为自己而鸣。

[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]